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ཀུན་ཀྱི་ལྷ་མོ་

雪

XUEXIAN

线

——永基卓玛小说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永基卓玛

雪线

——永基卓玛小说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线 / 永基卓玛著.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8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16-4147-3

I. ①雪… II. ①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8448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970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77元 (全10册)



ZUTTA ZUTTA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 顾 问：齐扎拉

顾 问：黄政红 杨铭书

编委会主任：鲁永明

副 主 任：刘家训

编 委：阿 哇 白玉新 陈文光 李志宏 张德华 和大海
和蔚林 李益群 和 欣 和文华

主 编：李志宏

执行主编：和大海

副 主 编：张德华

编 辑：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编 务：和蔚林 高福英 韩星贵

校 对：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齐扎拉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知悉《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并借此向丛书的十位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真诚感谢认真组织落实丛书出版工作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因为这是迪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并将作为迪庆文学事业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迪庆的不断发展和持续稳定，各族群众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定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一定要把文学艺术工作当做有利于提升我州文化实力的一项关键事业来抓。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本土作家们过去一直都做着有益的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还不够，还需要再接再厉，还需要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迪庆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十多个民族在这块吉祥如意的土地上诗意地生活，和谐地共处，谱写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篇章。在这块充满希望和激情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灿烂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有着大量独具特色魅力的自然风物和景观，有着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的鲜活实践，还有着热爱生活、能歌善舞、智慧勤劳的各民族团结姐妹。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作家们创作、讴歌、写出好作品的无尽素材，也是激发作家们写作灵感的源泉所在。因此，迪庆的作家们要深入实际，经常走到人民中间，回到乡土，去感悟生活，去体验时代的

变化，去触摸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心理感受和精神需要。同时，希望大家自信、自强，走出狭隘的自我天地，立足本土，大胆创作。我相信，只要自信、自强，就一定能够多出作品，写出佳作，为迪庆人民争光，为迪庆的文学事业增添光彩。

诚然，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能够自觉投入其中的人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应该为迪庆拥有这样一个甘为文学事业默默奋斗的作家团体而高兴。同时，我们也愿意尽可能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些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条件，因为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事业！

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暨迪庆州民族团结节将在迪庆开幕之际，《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的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是迪庆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最后，祝愿迪庆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昌盛！祝愿广大迪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取得更大成绩！

2010年8月8日

目 录

DIRECTORY

雪线	001
唱歌的月亮	022
九眼天珠	052
扎西的月光	088
今夜，远方有雪飘落	113
无言的绿松石	192
象牙发环	234
高原小夜曲	243
鸡顶黑颈鹤	254
写作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后记）	277

雪线

“雪真大。”

眼前只是一个雪的世界，天色已经慢慢地暗下来，雪地更显得静怡。天边，一颗星星已经在隐约闪亮。没有风，没有月亮。

“估计没车过了。”

其实，这会儿扎西挺享受这种寂静，他觉得自己在追寻的就是这份寂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自己，重重的呼吸声，呼吸带出的白气。还有心跳，慢慢地在回落寂静的心跳。

“晚上怎么办？”

连着三次，扎西都没答话。女人是啰嗦的家伙，虽然身边的琼是个话不多的女孩，但也够烦人的，特别现在正是扎西想感受寂静的时刻。

“你说会有车来么？”

身后的琼又发话了。扎西没回头，耸耸肩，做出一个无所谓的样子。“或者有，或者没有吧。”

离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越野车。车头的盖子被打开，好像张着一张饥饿的大嘴。说实话。扎西感到饿了。从中午到现在，一路上都没碰到饭店。

琼跺着脚，双手放在嘴边呵气取暖。看上去琼显得有些冷。

扎西走到车旁，把车盖放下来。坐到驾驶位上对琼喊道：“来车里吧，车里暖和点。”

琼钻上了车。

扎西双手扒在方向盘上，歪着头看着琼：“估计今年晚上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

琼一下子显得很不自在，目光游离着，不看扎西，而是用手紧了紧领口。

扎西看着琼的这个动作，心里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看出琼的不自在，但他还是保持着扒在方向盘上的姿势，带点嘲弄的笑看着琼。

琼没说话，只是把头转向身边的窗外。

车里虽说比旷野好一点，也是冷。一股不自在的气息从琼身上弥漫开来，扎西嘴角浮出一丝笑容，打量着身边的琼。从琼上车到现在，扎西还是第一次认真地看琼。

头发有点凌乱的琼，头还是转向窗外，扎西看到琼的发际边皮肤有点脏，估计她是个不注意细节的女孩。

“饿吗？”听到扎西的问话，琼转过头，抬眼睛看了扎西一下，又把头转开了。

“有点。”

扎西打量了会儿琼，已经没兴趣了。他觉得琼和平时自己所遇到的庸脂俗粉的那些女子差不多吧。可能想图个新奇，平淡的生活时间长了，当旅游的字眼充斥着整个社会的时候，这些女子也想到出门看看，却没有任何的出门经验，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显得张惶失措。

扎西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整个身子起来转向后排座位找东西，有个装干粮的包。当他拿东西时，碰到琼的衣服，他感到琼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我对你才没兴趣呢。扎西心里哼了一声。后排座位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好多东西，摄影包，脚架，帐篷，睡袋。终于找到装干粮的那个包了。

他从包里拿了一个能量棒和巧克力递给琼，还有一瓶水。他把包放

在自己的腿上，牛肉干，饼干——亮出……

扎西开始大口大口地进食。

琼默默地接过东西，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这过程中，扎西专心地对付着食物，他感到琼游离的目光有时游到自己身上。两人谁都没主动说话。

一会儿，扎西吃好了。他把装着食品的包推向琼，说：“看看你还喜欢吃什么，自己找吧。”

琼还是很紧张，但看得出想与扎西说话：“看来，你很有在路上的经验。”

“经常出门，就知道要带些什么了。”扎西已经点了一支烟。

琼是扎西在路上捡到的……

扎西在山南村里吃野鸡时，琼拿着一张交通地图进店了，费力地和老板问着路。山南村的村民大部分都只会说藏话，饭店老板的汉语也只是个半瓶子醋，琼和老板对话很困难，说到急处，两人连手势也打上了，也没说清楚。

扎西却明白了。琼是想去雪山后的羊拉村，来到这个村，却找不到车，她想问老板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住宿的地方和交通工具。

扎西用流利的汉语对琼说，我正要去那里，要是愿意，和我坐下来吃饭，吃了饭一起走吧。

正和老板费力打着手势的琼从地图后露出一双惊诧的眼睛看着扎西，扎西讨厌这种被人打量的目光。琼也没坐过来和他一起吃饭。吃好饭，扎西也忘记了这个人。

扎西吃过饭后，和老板结账，发动车准备走的时候，已经把琼忘记。这个时候，琼自己打开车门，坐上车里。“让我和你走吧。”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有风声开始响起。轻轻的风刮过车的缝隙，

钻进来，凉意越来越重。扎西下车从车厢里找出两瓶白酒，坐到驾驶位上，用嘴巴咬开瓶盖，递给琼一瓶。

琼皱着眉头看着扎西手中的酒。扎西带着强硬的口气说：“喝点吧，不然我们两个会被冻僵的。”

琼接过酒瓶。却是在手里摆弄着瓶子，半天也没喝上一口。

扎西自己喝着酒，酒很烈，是纯正的青稞酒，火辣辣的气息从舌尖烧向喉咙，再烧到胸膛，再烧到肚子里。

琼还是不说话，随着天色的暗淡，琼已经越来越不安。扎西觉得琼特别可笑，他并不看琼，但他能感觉到琼的不自在，他在心里暗暗猜着琼这会儿在想什么。坐一个陌生人的车，车坏在路上，陌生人喝酒。扎西莫名地感到一种快意，很流利地吹起了口哨。

“干杯。”琼居然抬起酒瓶对着扎西说了一句扎西没想到的话。

“砰”，酒瓶的清脆碰撞声后，琼一仰头，喝了一大口酒，大概被酒辣到，琼连连吸着气。

扎西说：“酒是好东西。有时我真希望能遇到一个女人，能和我一起感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意恩仇。可是总没遇到。”

琼还是不说话。扎西也觉得没趣，继续吹着自己的口哨。

碧蓝的天，越来越变得深蓝深黑。蓝得深邃，黑得深沉。

星星在深蓝的衬托下，越来越明亮，山上的天空是不一样的。星星特别多，一闪一闪的。好一个奇妙的世界。

琼看着窗外的世界，自言自语着，好多的星星。

车里一片暗黑，没有月亮。扎西只能隐约看到琼的脸庞的侧面，抬头看星星的琼显得很安详。

“某一天，我们都会变为星星的。”扎西说。

听到这句话，琼转过头来看看了扎西：“你相信有保护神么？”

“这个，我相信。”

“我也相信。”扎西听到琼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女孩子就是莫名其妙的，刚才还紧张兮兮，现在居然还能笑。扎西用手摸了摸鼻头，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我觉得天上的星星都是我们的祖先，在天上看着我们，在我们茫然或者孤独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们力量，所以，我相信，我们两个会平安无事的。”琼认真地说着。

琼的话一下触动了扎西。扎西的父亲去世时，扎西刚参加工作，那么多的事情应接不暇，扎西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但终于，还是慢慢都过来了。过了的困难，某天回想，却显示出另一面当时不可知的意义。后来，扎西看到一部美国动画片——《狮子王》，老国王在辛巴还很小的时候，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辛巴，某一天，我会离开你，但我会在上空看着你。扎西忽然对人生有了另一种理解。那部动画片，扎西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每次看那部动画片，他知道，他只是为了看那个镜头。因为他想念自己的父亲。

“你喜欢《狮子王》？”扎西忽然对琼感到亲切了很多。

“嗯。”

“嘿，为《狮子王》碰一下杯？”

这次，琼和扎西碰了碰酒瓶，爽快地喝了酒。

“哎，真没想到你也喜欢《狮子王》。那部电影我看了好多遍，只为了那个镜头。”扎西感到自己心里的愉悦，说不出来的，但是很开心。忽然想和琼聊聊。

“有时我会有种想象，觉得我们的祖先一直都在，或者是星星，或者是路边的一棵草，或者是一个石头，他们只是化成另一种形状陪在我身边，但我能感受到。你能明白吗？”扎西说完这些话，他看到琼在点头，赞许自己的话语。

扎西摸了摸鼻头，有点不自在，我怎么会和这个陌生女孩说这些事

情呢，但扎西觉得说出来很痛快。

“真奇怪，我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这些话题，怎么会和你说呢。”

琼又笑了：“因为《狮子王》？”

扎西继续着。“我的小名叫噶太，藏语翻译过来，就是说，有福气的人，小时候，村里活佛说我这一生会经历九十九难，但都会有保护神来帮助我。”

“但其实，我也没见过真的保护神，每次在我生活中，或者工作上，遇到困难，会有一些人，因为有心，或者无意，帮助我，所以我想，保护神或者不光是一棵草，或者一块石头，他是各种各样的。你能明白吗，或许你不懂。这是我们藏族的说法。”

琼扑哧一下笑了出来。“我也是藏族。怎么说我不懂呢。”

这下，扎西有点蒙了，又摸了摸鼻头。“嘿，你也是藏族？”

“嗯，我爷爷是藏族，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我的血液里流淌着藏族的气息，心灵上雕刻着藏族的痕迹。”

车里依然寒冷，但气氛好像渐渐暖乎。

“我没在农村里呆过，从小，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放假，我都没回过老家，老家只是遥远的故事。直到我初中快毕业时，我爸爸才把爷爷接来。我爷爷是藏族。”

琼的表达方式有点奇怪，说话没连贯性，一段话，她说得支离破碎，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发呆。能有话说说总是好的，只要不是唠叨一些烦心的事儿。扎西懒懒地听着琼说话。

琼的嗓音有点低，有点哑。“嗯。爷爷是藏族，这是爷爷到我家后，我才知道的。在爷爷来到我们家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虽然我从出生那天开始，我的户口册上写的是藏族，但我没想是什么意思。我和周边的孩子一样，说同样的话，或者，在那些同伴的家里，我没感受到我们家和其他家有什么不同。但爷爷来后，爸爸会和他说不一种语

言，藏语。那时，我才感觉到我是藏族，因为爷爷是藏族。”

“藏语给我的感觉很奇妙。直到后来……后来，某天，我到了拉萨，当我站在布达拉广场凝望着布达拉宫时，身体里的某些秘密被开启。这种感觉很强大，我被左右。但我却说不清楚。”说到这里，琼有些说不下去，某个句子，琼会在说过后，又重复一遍。

这期间，在琼的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扎西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右手的食指轻轻点击着方向盘，像是一个发电报的动作。我想给谁发电报呢。扎西在心里问自己。但扎西感到，自己心里忽然有种冲动，或者是因为琼的低沉而沙哑的音色，或者因为琼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扎西的心里奔突着一股想交谈的欲望，想把自己心里的好多东西说出来，不管琼明白不明白。

扎西用手摸了摸鼻头，他有点讨厌自己的这个表现，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会不自在呢。扎西也到过布达拉广场，站在布达拉广场时，一种梦幻的感觉充斥在他的心里。在拉萨的时候，他碰到雨天，绵绵的雨，布达拉广场烟雨朦胧，八角街也是。在雨中，扎西一个人走着，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意气风发地走在朝圣的路上，来到这片土地，可扎西感到自己一个人站在雨中，却像一个路人。找不到归宿感。

“爷爷是个安静的老人，太阳出来的那天，他就安静地晒太阳。如果没有太阳，他也安静地坐着。好像家里的一个摆设。安静的爷爷很不会和我说话。但他会自己唱歌。那是爸爸妈妈都没在家的時候。”

“唱歌？”扎西问。

“嗯。对，唱歌，爷爷会唱歌，或者不是唱，只是哼哼，很小声的。爷爷只唱一首。”琼也显得很困惑。

“安静的爷爷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就走了。再后来，我父母也离开了这个家一段时间，再后来，我听说爷爷去世了。”

琼说得轻描淡写。“爷爷去世时，我读初中了。那会儿，应该说一个孩子该懂事了，但对于爷爷的去世，我没有什么感觉，好像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我会自责，我为什么就不伤悲，但我真没难过。”

“你要唱唱那首歌么，或者哼哼旋律。”扎西有点好奇。

“哎，嗯，好吧。”琼有些迟疑地答应着。沉默了会儿，琼的嘴巴里轻轻流出一个旋律。琼没唱出歌词。只是轻轻地，用鼻音哼着。旋律被琼哼得很小声，也很低沉，像琼说话时低沉的嗓音。像一朵小花，悄悄地盛开。扎西听过这旋律，在村里，扎西可是很出头的，什么样的聚会，都少不了他，当然，什么样的坏事，也有他的份。这旋律扎西也唱过，在村里的某次篝火晚会上，当时，有几个邻村的漂亮姑娘来跳舞，扎西那天晚上唱了这首歌，他还擅自改了歌词。

琼轻轻地哼着，那旋律被她哼得悲伤而空洞。寂寞蔓延整个车厢，漫到车外的世界，寂寞的星星，寂寞的雪，寂寞的风，寂寞的世界。一张抛锚的寂寞的车，车里两个寂寞的人。还有一朵寂寞的花朵，在歌声里悄悄地盛开。

一股不真实的宁静在扎西心里慢慢回升，那朵在寂静中盛开的花朵也不真实地悠远，好多事情好像一下都想了起来，却不知道到底想起过什么。

在歌声中，扎西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老了。话不多。安静地坐在家里的火炉边，带着安详的笑容。一个人打茶，一个人念经，一个人微笑。有时，亲戚朋友来家里坐闲，说起某个抱怨或者是气愤的事时，母亲脸上还是带着那安详的笑容。在那笑容中，纠纷也变得轻描淡写。母亲孤独吗？扎西不知道，孤独的人应该是痛苦的，母亲总是一个人。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也不喜欢出门。但母亲总是安详而平静。

对于父亲的离去，扎西一直觉得不真实，他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

到父亲的那道目光，在他第一次去县城读书时，父亲拉着家里的老马，送他上路，当山路开始时，父亲停了下来。指着远方的一个方向告诉他，沿着那条山路，就能到达县城了。县城，一个模糊的概念，扎西曾经跟随父母一起坐着马车去过县城，可现在他要一个人背着大包，走向县城。他有点不想离开家。

他刚刚说出这样的意思，父亲就很生气，说，如果不想走出去，那就回家。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中，扎西一步一回头地开始走上了山路。身后，传来父亲的话，没事，大胆地往前走，我会在你身后看着。

扎西开始了一个人的路，走会儿，他就回头看，老马还在那个位置，父亲蹲在老马的旁边，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老马的尾巴一甩一甩。扎西又继续往前走。

扎西知道现在自己在很多人的眼中已是事业有成，可是每次在他工作的那个城市，开着车子滑过城市的各条道路时，总觉得自己是路人，走着一个人的路，但父亲的目光，总在他身后温暖着他。他喜欢飙车，当车飞快地穿过城市时，他能感到快意在心头唱歌。

不知什么时候，琼的歌声停了下来，两人都没说话，扎西上半个身子都扑在方向盘上，看着窗外的星星。

我不知道花在什么时候就开在了那里，等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有酥油那么漂亮……村里的年轻人之间，总有些歌流传着。扎西出去读书的时候还很小，好多村里的歌，他都不会唱，可这会儿，他却忽然想到这首歌，就因为这个头发有点凌乱，不会修饰自己的琼。

琼能算一朵花么？

扎西有过好多女朋友，在中专，他有了第一次恋爱，再后来，因为毕业，不在一个地方的女朋友分手了，两人都知道，这段恋爱不可能继续。工作后，扎西很快有了新的恋情，工作后的恋爱，一直持续了五